



## 温岭诗坛流派划分的缘由

林作标/文

在我国文学史上，诗人词家群星璀璨，各种流派层出不穷，如田园诗的开创者陶渊明，山水诗的开创者谢灵运等。温岭地处江南一隅、东海一角，山海相拥，孕育了无数诗人。纵观南宋以来，温岭800余年中诗坛的发展脉络，主要由江湖诗派、花山诗派和茶陵诗派组成，了解和熟悉它们，对于诗歌欣赏和温岭诗史发展是大有裨益的。

### 以南宋时期戴复古为代表的“江湖诗派”

戴复古（1167年—约1248年），字式之，故自号石屏、石屏樵隐，黄岩南塘石屏山（今属温岭新河镇）人，南宋著名江湖诗派诗人。曾师从陆游学诗，作品呈现晚唐诗风，又具江西诗派风格。部分作品抒发爱国思想，反映人民疾苦，具有现实意义。戴复古作为“江湖诗派”在温岭的代表人物，他在诗歌领域中的成就首先应当给予肯定。但是，因他长期在外，漂泊江湖四十年，直到八十岁才由其子接回家安度晚年，因此在当时当地，他的影响力没有现在这么大。后因书商陈起所刊《江湖集》《江湖前集》《江湖后集》《江湖续集》等诗歌集，始得扬名。虽然，戴氏后人人才辈出，但成就也远不及戴复古。温岭市戴复古研究会吴茂云等学者历经多年研究，把戴复古定位为“爱国诗人、布衣诗人、江湖诗人”，对他作了恰当的评价。

### 起源于明永乐二年甲申（1404年）正月的“花山诗派”

“花山诗派”是地地道道的温岭本土文化。因“靖难之变”不久，本邑文人林原缙、王崧、翁晟、邱海、邱鐔、何愚、何及、狄景常和程完九逸士，为避“靖难之变”方孝孺灭十族之灾和王叔英之死的株连，隐避太平肖泉村花山，结“梅花吟社”，号称“花山九老”。至清道光年间（1821年—1850年），又有冯芳、陈寿璐、林蓝等七人有感于花山古迹的荒芜，成立了“修梅诗社”。他们补种梅花，重建社宇，“逍遥于桑梓之乡，角逐于文酒之会，一旦登高选胜，道性言情”，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诗作。再到清末民初，里人赵佩芷、林简等五人再次在花山建立“补梅诗社”，雅号“补梅五闲客”。赵佩芷承担起“韵事销沉”重树之责，募集资金，重建九老祠，重整花山古迹，遍地植梅，编修《花山志》。嗣后，再由赵佩芷之子赵立民于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年）发起组建“梅社”，继续聚会赋诗。从“花山九老”的“梅花吟社”开始，包括后续流传600余年的“梅花”“修梅”“补梅”“梅社”及当代的“泉溪”。骚风别具一格，名震浙东南地区，遂成“花山诗派”，是温岭本土文学流派中的主流诗派之一。然而，长期以来，“花山诗派”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，对这个流派的诗歌也无公正和积极的评价。现随着诗坛的兴盛，“花山诗派”愈来愈受学界和当地政府的关注和重视。

### 以明代中叶谢铎为代表的“茶陵诗派”

谢铎（1435年—1510年），字鸣治，号方石。明朝时太平县桃溪（今温岭市大溪镇）人，明教育家、书法家、诗人。天顺八年（1464年）进士，入翰林院为庶吉士，次年授编修。成化三年（1467年），谢铎参加编修《英宗实录》，后升侍讲。弘治三年（1490年）提升为南京国子祭酒。明代中叶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“茶陵诗派”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名声颇大，谢铎与李东阳曾是甲申同科进士，但谢铎由于三次因故而辞官离京，在文学史中“茶陵诗派”里还少有谢铎其名。不过由于谢铎受他们的影响，在离京返乡后，与其叔父谢省在乡间（大溪）会缙庵收徒授课，因此在桑梓文化中，仍遗有一定的影响力，在明、清两代很多诗人所酬的应酬诗中，都似乎有他的风格。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：官达则名愈显，身微则名不彰。因此，谢铎不单在本地的诗文上留有盛名，民间文学中也流传着他不少的故事，他的影响力甚至比戴复古还大。清代的戚学标和民国时期的赵牧等都有茶陵遗风。



# 芳华在早春

## 石屋的石

允许一块石头暗恋大海  
允许它用前半生  
感受潮水与自由  
也允许第一个渔夫登上海岸  
允许他用铁斧  
构建一种陆地美学  
石头和生活必然碎裂  
又必然重新排列  
允许石头与石头结合，组成石屋  
也允许它们保留棱角  
一个挨着一个，彼此磨合  
比台风更加强大



## 石洞天

给山凿一副七窍，不是为了感官  
抬出石头披在村口  
扎紧卑微的体温  
倘若不够，再凿一副肺，山就会呼吸  
推着板车轮子，四处像野草疯长  
千万间石板屋，呼出炊烟  
与杜甫产生共振  
其实，凿出心房和肝胆，也依旧不够  
心跳和道义，总会踩到边界  
空间依旧在远方，时间依旧在头上  
能够确定，尘埃装填采石号子的肺叶  
各种呼吸终结。钢筋混凝土  
正在占领美学

## 方石

天堂的一枚印玺  
戳在大地的心跳上  
时间与地气凝结石头，方正的形状  
云松、风，以及空荡或者喧嚣的回音  
都只是过客  
这里摆不下一场完整的孤独  
成熟的石头与方正的存在类似  
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；耕地，读书  
与欲望战争  
只有少数人，能够漫长地一闪而过  
犹如水珠从草叶滚落

## 在杨梅坑看萤火

把天空的灯打开  
把草木从里的灯打开  
把十岁时蚊帐中的灯打开  
把所有能打开的灯，都打开  
不用对比一组光的亮度  
不用以一点光推理另一点光  
不用让某点光成为中心  
不需要像哲学那样构建体系  
打开的光，可以将夜色  
射穿。到处都是漏洞  
当然，这些打开的灯都需要  
回到黑暗中，去做一个梦  
其中提早关掉的部分  
是因为梦太过庞大

（本版诗歌作者：阮更超）

赵佩蓉/文

越来越迷恋徒步，是兴之所至能走多久就走多远的热爱。徒步，是以双脚拉近与世间美好的距离，在与自然万物的短暂触碰中，获得生命的启示。

这一日，往藤岭去。藤岭在太平东南郊，海拔不高，但因“藤岭腾半天”的传说，在温岭可谓家喻户晓。

立春刚过，冬服尚臃肿，用心感知，还是能发现汹涌的春意，还有季节在嬗变中牵发的蓬勃情绪。土地的虚松，大白菜的菜蔬，都是生命力的图示。山脚下的园地是潮湿的，土豆垄间薄施了粪肥。肥料发酵生腐后的气味并不令人生厌，散发出粘稠的暖湿的腥犟气。生命的奋勇，最初是从眼前的愉悦开始的。早春的芳华当数豌豆。它们的绿色如此华丽。妩媚的茎蔓曲折在天幕下，虚晃晃地招摇。香云纱一般翠绿的叶片以不动声色的矜持承接柔软的生长。深紫色的花苞，像情窦初开的眸眼，浸了相思，点点滴滴地私语。

在藤岭路廊小憩。天阴着，有轻且薄的雨雾把横溪一带的房舍推到年代久远的画卷中。石屏山头，黄墙黛瓦的太平寺正悠然打坐。路廊的墙角，黑褐色的枝干苍凉斑斑，偏在寒枝上开出轻柔的花来。嫣红的花苞，清雅的香息袅袅习习。这一片梅，正对着僧寮里的孤灯，倾听过晨钟与暮鼓，收留过远行者的疲惫，都是“清香未减，风流不在人知”的寂寞与欢喜。

一条玲珑的山径，蜿蜒而上，渐细渐远，通向视线之外。石阶迂回，坡度很缓，与幽绿的苔痕抵足缠绵。真喜欢凝视那些杂树。经了朔风经了霜雨，它们的容颜在悄悄地改变。褪了油绿的稚气和繁华。此时，它们呈现出凝重素朴的苍绿。枝丫的线条强硬起来，展示出力量，刺刀一般的冷峻，企图与天空接壤。不会邀宠谄媚，静默的生命，繁盛时没有炫耀，衰亡时不见哀戚，坦荡隐忍得令人心生敬意。林间隐约有鸟啼。三两只体形小巧的山鸟，扇动着羽翼，鱼一样地游弋。它们的叫声频率极快，铙钹敲击一般的响亮清脆，以银瓶乍破的清丽刺破了静寂，鼓点一样撩拨我散漫的听觉。声音并不密集，三两声错落，很快被大地和山野吸纳，突然就休止，直把岩隈林麓鸣出天老地荒的渺远来。那情形，就像一个熟悉的顽童，藏在路角，趁人不备，“唆”地冲出来，向你做个鬼脸唤你一声，又飞快地跑开了。这种美妙，大概就是惊喜。回转身，瞥见湖漫水库的一角，玉带一般缀于旷野之中。不见横无际涯的宽广，却有天苍苍水茫茫的婉约。

站到琼台阁上，地势豁然开朗，眼前忽如画卷打开。雨丝稠起来了，远处的山脊青黛如卧，隐约可辨夫人峰青灰的侧影。山下城区被密织的雨幕网成了一片朦胧。山坡色彩丰富，层次分明。山的肌肤是黄褐色的，路边的灌木枯叶飘零，吐露并不耀眼的褐黄。一层一层的梯田，波浪一般在眼前奔涌。“高田如楼梯，平田如棋局”的诗句与当下情境非常契合。地里一律种着油菜。油菜高已逾尺。绿油油中擎出零星的光朵，金灿灿的艳。雨丝又模糊了这些边界，参差交互，浑融一体。

时光缓慢，万物温柔。这是一幅让我长久沉浸不忍移目的画面。沉默是神的语言。仰赖这稀薄的静逸，我汲取到平和从容。

## 在文学中遇见自己

陈连清/文

文学与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道德、宗教等范畴一样，承担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职能，在自己的边界里施展拳脚。文学是“人学”，有着审美和教化的功用，是人类的“心灵鸡汤”，而于作者，更是近水楼台，可直接在其中得以陶冶和淬炼。

古往今来，文学的天空闪烁着无数耀眼的星星，他们以自己精彩纷呈的作品点亮一盏盏明灯，烛照世界，也照亮了自己的心。

这就是在文学中寻找自己，与自己相遇。这种作者和作品之间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关联是缠绵悱恻、难舍难分的。我谈不上是文学里的人，却时常在文学的门口磨磨徘徊，窥闻内中花红水碧，香气缭绕。

文学的大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与自己相遇的？而对我们有怎样的启示？他们有的是在自己塑造的人物里找到“集合”的对象，以此看见自己；有的是以作品中的主角为镜子，照见自己；有的是在作品中把自己作为主人公，直面自己。他们在使用作品感化人的同时，也在砥砺和锻打自己，塑造自己的灵魂。

我站在文学的门口徜徉，试图解开其中的砒码。其实，不管写什么形式，都必须关乎“自己”，在作品中找到自我。寻找自己的定位、自己的品操、自己的情感，是作者自我砥砺、自我批判、自我激励的一剂良方。文学的教化功能首要的是教化自己。

在文学中遇见自己的真谛是知行合一。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学说的精髓，它强调知和行是合二为一的，不是分为两截的。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，知到真切笃实处便是行，行到明觉精察处便是知。两者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这犹如一个人的两条腿，一先一后，交相并进，“若一边软了，便一步也进不得”。据此，文学作品所塑造的人物、叙述的故事而形成的观点是“知”，在“知”形成的同时，作者本人要身体力行。你在作品中告诉人们怎样的道理，你同时须使自己努力去付诸行动。这就是文学中的知行合一。这也为我们在文学征途上跋涉的人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。

在文学中遇见自己，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悉心寻找自己。作家是时代的骄子，是因为无论在作品中找到自身的“影子”，还是直面自己，都能找到修身养性的途径，只要“有心”。高僧神秀有诗云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”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罗曼·罗兰把写作与读书相提并论：“从来没有人为读书而读书，只有在书中读自己，在书中发现自

己，或检查自己。”富兰克林更是在书中直接规范自己的行为，在《自传》中讲了他的道德完善计划，每每将自己的缺点写在纸条上，装在裤袋里，逐个改正完善。以这种方式来塑造自己。

在文学中遇见自己，要敢于将自己不堪的一面暴露于众。每一个自我都是一面多棱镜，总是表现为“两个自我”。一个是堂而皇之的，可以给人家看的；一个是藏着掖着的，是不给人家看的。常人者概莫能外。“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”，则是将两个我重合，是谓圣人。这样的人，心底无私天地宽，他的心就像一轮明月，“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！”然而常人没有。心里总有阴暗的角落。作为骄子，就要敢于亮出自己阴暗的一面。奥古斯丁、托尔斯泰、卢梭等都曾揭露自己，写出了《忏悔录》。卢梭在书中无情地自击，把曾经做过的骗人、偷盗、诬陷他人等行径彻底公之于众，这种勇气堪称英雄！

在文学中遇见自己，就要善于和自己作斗争，在斗争中完善自我。“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谁知自己是敌人。”我们要用作品的浩然正气，荡涤、鞭挞那个“见不得人的我”，经过一番艰难的“自斗”，扶正祛邪。《论语》中说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王阳明还说：“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，则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。”日本作家法条遥的小说《二重身》就是讲“两个自我”的斗争。女画家桐村忍发现了她的二重身相村忍。二重身是和她从相貌到记忆都一模一样的人，可以夺取她最重要的东西包括爱情，甚至要了她的性命。她加入了二重身组织，与有相同境遇的人联手，互相帮助，对抗二重身。它揭示了一道理，每个人都有二重身，只有经过斗争，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性，实现“吾心自有光明月，千古团圆永无缺”。

文学是各个门类 and 学科中的一个，在文学中遇见自己只是一个范例。其实，在各行各业奋斗的人们都有一个在自己的天地里遇见自己的问题，都可以在自己的“事上磨”，从而完善自己。

